退溪先生集 十一

書

共三十

書

答奇明彦 辛酉

光牧来寄惠札獲審近況冲裕馳遡之餘大以慰豁夏間奉承辱答旋即修報未暇致詳草率殊甚其後病中時讀来辯有以窺覽其旨意益邃益密老拙得聞及此幸莫大焉其間或不能無異同處乃滉舊蔽未祛而新惑滋生故也所當略擧其一二以復煩扣於左右而前所承誨錄本爲鄭子中取去必須索還其本而考校其

前後之說而後可發疑問之端也夏來子中在都近似當下鄉而猶未也緣是今玆報書仍闕前來之辯報不敏之罪兼成逋慢愧不可言秋巒未老傾逝哀惜無比況如滉契分非偶然適玆廢遠不能一撫其柩其爲慙痛又無限極也頃因子弟入都令其以草奠抒告此情於其靈几而已今見示詩一篇益見風義之篤爲斯文間惓惓若此便遽未及奉賡以道區區之抱但忍滂撫攬以俟後日也子中所云論述時不以相示實未知謂何若得見之後當有稟爾朴和

叔去後一未通問今承好音喜難具述亦以入
忙未暇致書章爲我布懇兼勉其間中素葉甫
慰遐嚮幸甚知入都不遠慶祝之中不勝愚者
過計之憂無因罄竭臨紙忉忉切恐其後以閒
慢文字相往復切磋亦不得如在村野日也惟
冀爲道爲時毖珍千萬不宣
有無限合叩底限於此數言想默諭也

與奇明彥 壬戌

湖嶺京外隔歲綿時聞問相阻子中雖來時亦
未見不審新去家食匪躬造端爲況如何平日

所養試之應世能無齟齬否滉尚此孱僻愚分稍幸惟是年與時馳病隨老劇其於志氣精力銷落可知至此而始覺此事之不可不勉世有豪士必笑其迂晩而猶不知悔耳向者往復至滉而止惟是未結公案其間亦有一二欲畢其愚者中復思之辨析義理固當極其精博顧其所論條緒猥繁辭說汗漫或有鄙見包羅不周超詣未及處往往臨時搜採先儒之說以足已闕以爲報辨之說此與舉子入場見題獵故實以對逐條者何異假使如此得十分是當實於

身已無一毫貼近只成閒爭競以犯聖門之大禁況未必眞能是當耶由是不復作意奉報如前之勇只因來誨而人馬物之喩戲成一絕今以浼呈兩人馬物重輕爭商度低昂亦已平更勉乙邊歸盡甲後時馬勢得句停呵呵

答奇明彥 論四端七情第三書○先生旣答第二書明彥又以書來辯先生不復答只就書中批示數段今略節來書而錄其批語

孟子剔撥而主理一邊時固可謂之主理而言矣若子思渾淪而兼理氣言時亦可謂之主氣而言乎此實大升之所未能曉者伏乞

更以指教如何

旣曰渾淪言之安有主理主氣之分由對擧分別言時有此分耳亦如朱子謂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又云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性卽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前書引性言者只爲在性猶可兼理氣說以明

事無

情豈可不分理氣之意耳非爲論性而言也理
墮氣質以後事以下固然當就此而論
天地之性譬則天上之月也氣質之性譬則
水中之月也月雖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
其爲月則一而已矣今乃以爲天上之月是
月水中之月是水則豈非所謂不能無碍者
乎而況所謂四端七情者乃理墮氣質以後
事恰似水中之月光而其光也七情則有明
有暗四端則特其明者而七情之有明暗者
固因水之淸濁而四端之不中節者則光雖

明而未免有波浪之動者也伏乞將此道理
更入思議如何
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說嘗見先儒有論其不
可今不記得但就來喩而論之天上水中雖同
是一月然天上眞形而水中特光影耳故天上
指月則實得而水中撈月則無得也誠使性在
氣中如水中月影撈而無得則何以能明善誠
身而復性之初乎然此則就性而平比猶或彷
彿若比於情則尤有所不然者蓋月之在水水
靜則月亦靜水動則月亦動其於動也安流淸

漾光景映徹者水月之動固無礙也其或水就
下而奔流及爲風皺而蕩石激而躍則月爲之
破碎閃颭凌亂滅沒而甚則遂至於無月矣夫
如是豈可曰水中之月有明有暗皆月之所爲
而非水之所得與乎滉故曰月之光景呈露於
安流淸漾者雖指月而言其動而水動在其中
矣若水因風皺石激而汨月無月者只當指水
而言其動而其月之有無明暗系水動之大小
如何耳

敢問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爲發於理耶

爲發於氣耶而發而中節無往不善之善與

四端之善同歟異歟

雖發於氣而理乘之爲主故其善同也

且四則理發而氣隨之七則氣發而理乘之

兩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謂此二箇意思七

情則兼有而四端則只有理發一邊大升欲

改之曰情之發也或理動而氣俱或氣感而

理乘如此下語未知於先生意如何氣之順

理而發無一毫有礙者便是理之發矣若欲

外此而更求理之發則吾恐其揣摩摸索愈

甚而愈不可得矣此正太以理氣分說之弊前書亦以爲稟而猶復云云苟曰未然則朱子所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端緒便是理者亦不可從也

道卽器器卽道沖漠之中萬象已具非實以道爲器卽物而理不外是非實以物爲理也

大升謂泛論則無不可者以其因說者而言之也著圖則有未安者以其對說者而言之也若必以對說者而言之則雖用朱子本說恐未免錯認之病也

以氣順理而發爲理之發則是未免認氣爲理之病若以爲不然則上何以云云

答奇明彥癸亥

所居窮僻罕得京信其間下鄉病辭 賜告還都等曲折都未聞知至見示札而後知之從而料得一番嘗試事不諧意之日情緒如何此令之仕塗第一至艱處令人所以不及古人處亦由此一關而分久久經歷當益知之矣若如老拙微蹤因病偷閒 恩覆如天但以樞除至今未解自去年春因 召命乞辭後更不敢辭非

但自心未安似聞物論亦以不辭爲非此論甚
當然而思昔日因辭狼狽之故愈跼蹐不敢出
意顯後臺章劾罷而已可謂不成義理不識廉
隅矣柰何柰何頰舌之競固爲無益眞實工夫
每苦作輟細思作輟之患亦不過氣習之偏物
累之蔽世故之掣三者而已幸此山居蔽掣稍
鮮而偏處難矯盤桓三徑每思資疆輔之益而
不可得手誨之至如獲拱璧展玩佩服不敢以
老昏而甘自棄外也固知左右以向來自放爲
悔然而今日所以使人想味風義而不能已者

因何致然願勿以檯不起轉不得而中自悠悠
也別紙極荷破憒益知天下諸書皆不可不經
眼也深幸深幸

答奇明彥

析當作坼或折

子中寄來四月初二日惠書析讀纔訖景瑞傳
致三月二十一日報書適又繼至合併通看竊
知盛意以前書有所未盡所以復有後書之誨
諭眞所謂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之心亦曾
子爲人忠謀之意深用感佩就中所云與其不
得而恒懷未安之意寧辭而或有難處者亦可

無吝於初心此誠切至之論然而此說施之於
未嘗辭者之身則是正義明道不計利害之事
固爲善矣若如滉者非不辭也實辭之至苦而
致有難處之事懲此而今不敢復辭云耳且老
病退閒古之人如飲食裘褐是以辭者期於必
遂而人亦不以爲異今世此道衰絶致仕一段
事僅見於大臣年滿例辭之　啓辭自餘庶僚
不復知有此事矣而滉也不幸之甚以至愚而
叨　洪恩以沈痼而躋顯列義不可一日而安
處則乞退之事不可以尋常故數十年間入了

許多文字說了許多道理援引故實披肝瀝血祈懇籲哀之至不覺遂致於狼狽不得不奔走追遽爲高賢所笑至於其末非徒辭免不遂反更竊忝 命秩之加又力辭五六而愈無涯極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無如之何只得頹懦闒默而冒受之矣然則如來敎所謂寧辭而無吝於初心者果如何哉果如何哉來敎又謂今日之辭與向來之辭不同者亦甚有理但向來老病之實已如許矣而微誠猶不見孚今雖有益老加病之實何能計年數較病證而望所符

之必遂乎吾鄉前輩聾巖李先生年七十五而
退來至八十八而乃終其間常授樞職其初每
年一二次辭免輒不得請往往因而有 褒賜
之下後來斷不請辭曰不論無益最未安者致
有 恩命之至不如不爲混當時猶以聾巖爲
未盡於義至今身殁而後知其爲果然也抑且
聞之昔朱先生之病辭南康而不得也告呂伯
恭曰卽欲再請而諸公皆以爲雖大臣故老與
藩亦必期年而後敢請意若以爲犯分僭越爲
咎者是以不免少忍踰冬以應期年之說云以

此言之身在隴畝而頻煩上請期於得遞亦恐有僭越之嫌不然但用一年一請之例亦將視爲泛常終歸於無得決矣凡此曲折愚之爛熟見之諳悉所以自己未辭工曹辛酉辭 召命之外更不敢請辭樞職者已五年矣抱病窮山名懸仕籍質之古義而不合告之方來而無說每中夜以思睡亦不著矣今讀來喻云去就之難有礙於一時行藏之宜將垂之萬世又云以道自任無滯近規壯哉言乎惟如此然後始可謂大丈夫矣故朱先生當僞禁方急之日而辭

職致仕必得請而後已焉顧滉自念本乏世用早嬰身病中歲以前七顚八倒迨至桑榆之景方欲收拾補塡庶幾寡過以畢素願足矣若不顧前後不揆力量獨於出處一事必欲節節而反古之道是所謂一脚短一脚長其能免於顚仆之患乎是以雖知世有大丈夫事而尚趑趄不敢奮發直前而承當也雖然滉亦何心膠守舊見而不知變哉有感於來諭而深思之矣亦或有相時度義而試復陳請豈可謂終無之耶苟相與之厚縷縷至此伏惟垂察餘祝珍愛萬

重

答奇明彦

厚書承知得間優游起處冲勝信乎槐院講席能轉人好田地上也滉頃者忽罹雪上之霜跨經數朔賴朋舊之力多方治藥得見蘇歇而委頓特深於前更有何精力可及於素業耶中間雖幸得回頭轉腦而已迫遲暮難卜收功今復鼎器之敝如此其何以鍊得丹成耶良自悶歎所論時異事殊所處不同及兩腳長短之 喩理固有不得不然者然鄙書前說皆只就自家身

分上說故不得已挽轉來低平地占取了蓋不
敢處早言高以自欺而欺人深不自滿恐大蒙
訶斥於君子之論來教非但不加斥責乃反云
云何耶或者壁立萬仞如矢而行雖在脩塗逸
駕之始亦有所不得盡如意者耶固知高明自
有素定之見非因一時偶發於人言之餘也然
吾輩之論質之朱門則以爲如何萬一訶之曰
汝輩何無壁立之志而乃相學爲尺寸之論則
滉之首發尤恐責深也呵呵子中得縣便養想
甚適頤縣殘不暇計矣病餘昏倦不能盡所欲

言惟冀為時自愛懋勉崇深不宣

片幅所喻寧有是事雖有之世自有其人必不及滉萬一誤而及滉滉之狼狽不可言也而其主議之人亦非所以占便宜也蓋不度上下之意而為之必有忤矣公若有可置力於其間千萬留意切曉以他人則可及滉則不可之意乃採人玩塹之惠也會見蔡介夫與董某為章楓山謀者否彼尚云云況於滉乎

右書一幅與別小紙去八月初五日所遣也

令家姪在京者傳致左右未及傳而公有南
行家姪攜以東來即又聞公復入翰苑欲再
遣致而家姪未還京京中他親舊相戒以勿
妄與人書無可託以傳書者兼亦絶不聞京
信未知公幾時還都下遂淹過三冬已換歲
矣今因兒子得馬官入都始此附遣庶冀左
右因此而知滉當日意也因復思之從前滉
所以爲公慮者及此書所以自爲慮者皆已
略驗矣然則此吾輩所以觀爻象處時義者
當如何而可妄謂不可變者愈當堅牢所當

晦者且宜崇深他不能預料也亦不敢教舉也何者雖　聖斷邪去之後吾輩被人指目者猶在故也仍祈勿廣此紙兒還惠附數字之信釋此壹鬱又大幸耳

答奇明彥甲子

左右素計其能遂否遂則想不久滯何時下南耶如願之懷固甚快適第恐期限忽過依舊牽掣如魚中鉤維谷之患正在此際耳然固當取合於目前爻象他何能預計耶滉病與老謀諸證交侵垂迈寒谷極費調挨歲且不登窖室无

甚惟幸塵編蠹簡聖賢遺馥不啻如蘭臭之襲
人常愛韓公贈人詩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晚
三復其言眞可謂先獲我心亦足以忘憂惱耳
公如得歸想所得於此非淺陋所及切祈時因
便風寄示一二而精誤來久留不易得也但素
來不甚讀書看義理多未浹洽耳歲將改矣惟
幾德義神相閤章多勝不宣

握手說考據精審其剔出劉說之誤尤有力
但其兩端有繫皆在下邊其先擹一端之繫
仍自下邊繞竪一匝圍順便其後擹一端則

自下邊斜而向上鉤中指勢不順便如何如何冢婦主祭前去鄙說有未盡處未知何條指出示破爲幸

答奇明彥乙丑

滉蹤跡乖碍辭避一事亦不敢爲近方冒昧拜上一狀其人在途而　國有大喪想無緣上達當此之時旣不奔走又不及顙免哀惶窘悶負以爲心前書作事不工如魚中鉤之喻誠然誠然以滉積病顯作棄物尚有戞戞之難況在公無此一路而能如意去就乎向來滉所以每爲

左右有過計之憂彼時未必深見信想今日方
知老漢涉世苦心處也尤可懼者旣不免波瀾
於世自至於生婾心改前度爲衮過了家計此
亦必至之勢如何如何去兵郎歸湖堂幸甚但
適此多事能不有還推之虞否金而精甚可念
枉作遠遊遭此酷變又聞其無以治葬今得襄
事想多左右周捄之力無任慰嘆祧遷等事禮
之大者而今世所爲似與古異所疑不敢不盡
錄去别幅望須一一剖判回教爲幸

别紙

所論祧遷之禮有難行者曲折甚悉兼及德門先世祧遷有疑礙之故皆推說到極處不勝歎尚然所謂將有五代六代之祭者非獨德門爲然滉家門亦正有此事而更甚焉嘗因是思之其大要皆由於妻尚在母尚在祖母尚在之說而生出此許多違礙也旣蒙不鄙敢先以躬所遭者言之滉曾祖神主在小宗家向來族姪主祀已爲祭四代也數三年前族姪死而族姪之子當主祀則爲五代矣俄而此子又死而族姪之孫今當主祀則又爲六代矣若以今制處之

當族姪主祀時曾祖當遷于最長之房第以門
長會有僉議謂曾祖於吾門最有庇廕不當循
例祧遷云此雖出於一時之議有難遵行者然
若用家禮則祭及高祖不為過故因仍未遷之
間族姪父子相繼死亡猶以族姪妻尚在疑可
以未遷今則姪妻又死曾祖遷奉在所不疑而
主祀者尚守門議不欲遷出而其下亦有當祧
二位方講求古禮欲各遷奉而時未行之矣冬
春間有一二儒生來訪偶言及祧遷等事其所
疑正與來喻同且云今日都中士大夫家率用

母在不祧遷之說凡母在者父喪畢藏其主於別處以待他日與妣同入廟始行祧遷之禮祖母曾祖母皆然云可知人情於此皆有所不安者意亦甚厚然詳考禮文竊恐未爲得禮之正也謹按文公家禮祔章註高氏但言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遽遷祖妣云云不言母在而祔考則不可遽遷祖考楊復亦但言父在祔妣則父爲主云喪畢未遷尚祔於祖妣待父喪畢遞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而已亦不言母在祔考則母爲主云云喪畢未遷尚祔於祖考待母喪畢遞

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也又大祥章改題遞遷
新主入廟等事皆爲父喪而言而其禮之首末
一直如此行將去未嘗言若母在則不可遽行
改題遞遷等事且當置考主於別處俟他日母
喪畢後方可行此禮也此章註朱子與學者書
及揚氏說雖皆有新主且祔祖廟云云然至纔
行合祭訖卽便入廟非待他日母喪畢而同入
也聖人非不知母在而遞代爲未安其所以如
此者何也父旣死則子當主祭子旣主祭子之
妻爲主婦行奠獻母則傳重而不奠獻故曰舅

沒則姑老不與與於祭與則在主婦之前內則註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此與冢婦不主祭之說當通爲一義矣蓋夫者婦之天夫存則婦雖亡而不易代夫亡則婦雖存而以易代論斯固天地之常經尊卑之大義聖人之制禮以義裁之而孝子之情不得不爲所奪焉故也昔胡伯量問於朱子曰先兄既娶而死念欲爲之立後既立則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曰既更立主祭者卽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亦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illegible]

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今詳此言亦不論母之在否而直如此斷置豈非所謂無可如何而然者耶由是觀之其以妻在母在祖母在而不行祧遷其可乎其不可乎可則已如以爲不可則來喻所謂曾祖之妻尙在埋其曾祖之主奉祀者之祖母尙在埋其祖之主雖皆未安恐不得不限於禮而奪於義況可以二母在故遷奉其主而可行乎在德門其他所處殆亦決於所稟可不可之間不敢重複妄陳其中有云曾祖於主祀者爲高祖在今當遷而勢難行焉則恐

此事不須以毋尚在爲說只據家禮祭四代之義而祭之雖若少違於今而正是得合於古來喩以謂權宜可行者眞確論也至其上又一代則在古制當祧雖用毋在之說猶未宜畱奉况不用乎恐於遷奉雖有難勢舍此更杜撰不得朱先生所謂別未有以處者正謂是也如何如何慭德門六代預料而言之耳如敝門已見其事而遷奉之舉凡於門議雖考得禮意如右而事勢緯繣尚未能斷然行得承問之及深用愧惕慭又不可不盡於左右以求是正敢歷陳瞽

見切望精加參訂復以辱曉之幸甚
末段三代四代之定與主祭說一紙皆爲一件
事故合而論之夫爲周人而從周制聖人所不
免況今身非五宗之主而令於十餘派小宗欲
通行古制豈不難乎此固一說也然今有人焉
主祭而篤孝好禮自出意欲祭四代則是亦一
道豈至於違條礙格而不可行乎故滉常以爲
若此等事於已度義量力而行之則可矣諭人
而人自樂從亦無不可若欲率人以强之必行
則乃王公之事非匹士所敢爲也今也令伯氏

書啓以當作幾龕是有欲遵古制之美意因此而勸以成之正得好幾會也吾非居位故於人或可從周士貴稽古故於已不害返古恐兩行而不相悖安有議禮拂時之嫌也然敝門未有此幾會而僭言之及此亦殊犯古者言不出之戒汗蹙無地

爲家婦立法令其得所如所示乃出於義理之正使傳受者而吉人也固至善可行之法也第念世降俗偷人率多如孌如學者又傳重之事不能皆在於叔姪至親之間或在於緦小功甚

至無服之親如此而用此法勢必有難相容者
如欲捄此請復爲之立一法嚴其不容不養之
罪以糾督之其亦庶乎其可也乎
父母生存長子無後而死爲長子立後而傳之
長婦此正當道理也若不立後而讓付之長婦
則是使冢婦主祭世或有此事而今所辨云云
者也如何且看人家遇此故父母之情多牽愛
次子而欲與之爲次子者亦多不知爲兄立後
之爲義而欲自得之因卒歸於不善處者比比
有之尤可嘆耳

握手下角之繫如所示繞手一匝之際反繚之然後向上鈎之恐其不順便依然只在也且疏所謂反而上繞取繫者以先有一匝向上之繫在手表故可依此而上繞今方當繞手一匝之際而欲繚之則無物可依以繚之恐其說又難施也如何

答奇明彥

天放野逸正當加勉而頹劣如許多愧古人但覺離索幽懷之日積于中而千里命駕之不易爲恨耳所疑數條後便示幸不宣

禮記註石梁王氏名字謂何何時何地何等人

勿軒熊氏名剛大而註性理羣書

退齋熊氏名禾字去非而作翰墨全書

右分明二人而熊禾曾作考亭書院記其後丘錫作重修記引禾記中語而曰勿軒公所記凡武夷志下卷補闕處又記得性理大全補註諸儒姓氏下二人又相混稱但此適無補註大全書不記分明幷須考訂辨示望望

夙興夜寐箴南塘陳栢茂卿作此人學問非常人而他無出處未知何代何許人

答奇明彥丙寅

去年冬末子中書報左右南歸似不爲速返即欲奉一紙之問緣自無著身處未遑也瞻慕之懷未嘗一日而去于心今者子中轉致辱書具審歸後諸況鬱陶之餘豈勝披豁但慫候未快而除目忽至進退間果有撓念然只是銓授可否之決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應自度痊快與否而處之旣不可膠柱而鼓瑟又安有枉尺而直尋耶至如滉者從前處身失當馴致虛名上欺　天日備嘗艱虞僅獲去年之間放自幸

以謂已結了三十年公案豈料乃更有今年事
耶惟公知我以如許愚病老殘當如許委責其
能堪乎小輕則善辭大重則遽受涗雖無狀又
豈忍爲此態耶此所以昧萬死而控免猶賴
聖恩寛厚不惟不罪又許釋兩重感戴兢視惟
增愧負而濫秩知樞尚當併乞改正乃爲索性
而物論駭異譏責多聞且極以頻煩干冒爲恐
事有難得盡如意者遲徊前郤迨今閟嘿不知
柰何然不得已從近爲之以聽於蒼蒼耳盧寡
悔量移士類交慶知要見於路亦令人起懷想

也就中別紙示及緖論謹已具悉卽當一一報禀自以蹤跡如此正當此時與人往復辨論間見必致唇舌於理亦似不穩姑未果後日當不忘也大槩來喩得之矣年前偶得見寡悔人心道心兩絕心甚疑之今知其見如此大是朋友之憂也似聞都下諸人稍以此事爲意者見識議論亦多類此欲與之一一勘明則吾人中自相爭鬨矛盾爲卞莊子所乘不然則名爲此學而適以亂道不是小事柰何柰何

答奇明彦

去秋子中自都下傳致七月十五日辱書痰病
多故久稽報音恒懷慊然涉冬來承聞 召除
荐沓不知行止之如何馳情悵悵倍於常日昨
日子中又致惠翰來知已趨 命至都且復轉
入中書此雖與前日引去本志不相爲謀然事
至於此所處之時義又不得不隨而變程子所
謂以從道也者正謂此爾如滉鄙賤固不足道
然其老病不至如此之甚時每一承 命無不
即趨八九年之間如是者三矣況 公之事與滉
不同將何辭以爲膠柱鼓瑟之計耶第滉自戊

午以後老病太劇而　誤恩益重則冒受之極
無說故前後猥避輾轉狼狽以至今日自　聖
旨觀之猶有待差病上來之諭而臣病未有差
期則非有督促之意惟上自公卿下及韋布移
書譏責殆無虛月雖各已費力分疏並未見有
省納之意或反以斥外之言來加令人憂惕罔
知稅駕之所柰何其間朴和叔處報書頗盡底
裏去後未得其報尚未知渠以爲何如七月望
書別紙誨諭指迷之意甚善然亦是說滉事不
著何也若使滉果賢而副吾　君之求者公之

言固至言也正緣滉自覺非廊廟之器無經綸之具不足以副　隆眷之萬一若是而妄可持空手以進攬取莫大之王爵爲一己榮利又旋復求歸以圖自便其身乎此與平時所講磨義利界分之說甚不相應他日見古人於地下定無以相告語故不敢耳如何如何四端七情總說後說兩篇議論極明快無惹纏紛拏之病眼目儘正當能獨觀昭曠之原亦能辨舊見之差於毫忽之微頓改以從新意此尤人所難者甚善甚善所論鄙說中聖賢之喜怒哀樂及各有所

從來等說果似有未安敢不三復致思於其間
乎兼前示人心道心等說皆當反隅以求教今
玆未及俟子中西行日謹當一一至寒惟對時
茂養珍重

重答奇明彥

近得子中送傳入都後手翰卽修報還託子中
寄去不審能以時達否冬候異常未知信後匪
懈爲況如何鳳池顯赫於我何加乍綴鵷班交
象當益佳矣拙者舊病外耳患風鳴眼重花閃
憒憒度日其於講修之憂何如也前寄示四七

兩說反復玩繹昔人所謂始參差而異序卒爛熳而同歸眞不虛也已於前書略道之非久想得滉聞其所未盡者今言之其以喜怒哀樂配仁義禮智固有相似而未盡然向者圖中亦因其近似而聊試分書非以爲眞有定分配合如四德之與仁義禮智也其言是理之發專指理言是氣之發者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滉曾以此言爲本同末異者鄙見固同於此說所謂本同也顧高明因此而遂謂四七必不可分屬理氣所謂末異也苟向日明見崇論如今來兩說之

通透脫洒又何末異之有哉栁嘗欲謾取吾兩人往復論辨文字爲一冊時自觀省以改瑕纇而間有收拾不上者爲恨其所謂絶句一首亦未記得後書漫及之若何人心道心諸人所論誠有可疑曾得李剛而所示李一齋說幷剛而書鄙說二紙呈似試垂鑒裁因書誨及仍請勿渉人人覗覷恐或無事生事也

別紙

往者人言寡悔頗悅禪味中間又聞其尊信困知記滉猶不之信及見其所爲人心道心吟二

絕句心甚疑之以爲寡悔不應至此恐或好事者假稱令得來示乃親與之款叩而其言論旨意如此令人悼心失圖柰何柰何大抵整菴於道非不窺一斑只是於大源頭處錯認了其餘小小議論雖多有合理處皆不足貴不謂寡悔許多年紀用力於此事想不草草而其見處乃不合於程朱而反合於整菴也李一齋嘗與李剛而書論整菴之失剛而寄示來其所見果未精其爲說亦多誤正如來諭之云然聞此老不甚讀書而徑自信太過其所誤未必有所從來

若寡悔誤處似是從禪學中錯入路頭來往者所聞爲不虛矣故如來諭所謂語類輯註之類皆不取乃厭窮理之煩而欲徑趨簡捷此尤可憂之大者然今若欲明其故其說甚長來喻已皆得其梗槩又豈待愚昧之云云也但其間又有所未知者寡悔旣以理氣爲一物則似亦當以道器爲一物矣而其詩曰元來道與器非鄰云云是又判道器爲二致不相干涉此病所從來處思之不得幸示破何如

附奇明彥四端七情後說

四端七情之說前此認得七情之發而中節
者與四端不異故有疑於理氣之分屬以爲
情之發也兼理氣有善惡而四端則專指其
發於理而無不善者言之七情則固指其兼
理氣有善惡者言之焉若以四端屬之理七
情屬之氣則是七情理一邊反爲四端所占
而有善惡云者似但出於氣此於語意之間
不能無可疑者也然以朱子所謂四端是理
之發七情是氣之發者參究反覆終覺有未
合者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考之有未詳

而察之有未盡也孟子論四端以爲凡有四
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夫有是四端而欲
其擴而充之則四端是理之發者是固然矣
程子論七情以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夫以七情之熾而
益蕩而欲其約之以合於中則七情是氣之
發者不亦然乎以是而觀之四端七情之分
屬理氣自不須疑而四端七情之名義固各
有所以然不可不察也然而七情之發而中
節者則與四端初不異也蓋七情雖屬於氣

而理固自在其中其發而中節者乃天命之
性本然之體則豈可謂是氣之發而異於四
端耶來書謂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與樂是氣之順理而發無一毫有碍及各
有所從來等語皆覺未安夫發皆中節謂之和而和即所謂達道也若果如來說則達道
亦可謂是氣之發乎此又不可不察也朱子嘗曰論天
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
氣雜而言之此正理發氣發之論也大升曾
引此語以爲是理之發者專指理言是氣之
發者以理與氣雜而言之者無甚碍理而不
蒙察納無乃下語不著而然耶來辨所謂情

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禀之異者與鄙見似不異未知其何以不察以爲本同而趨異耶夫所謂氣質之性以理與氣雜而言之者蓋以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之中故謂雜而言之然氣質之性之善者乃本然之性非別有一性也然則鄙說謂七情之發而中節者與四端同實而異名云者疑亦未害於理也第於四端七情理氣之辨不能斷置分明故其說頗倚於一偏而辭氣之間亦不能無失今敢撮而論之仰禀批誨焉其他

詞句之未當者今不暇一一剖析以祈鐫鑿亦以大者旣同則其小者無俟於强詰而終歸於必同也伏乞明賜回諭幸甚幸甚

附奇明彥四端七情總論

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卽有是形有是形則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此數言者實釋樂記動靜之義語雖約而理則該其於性

情之說可謂竭盡無餘蘊矣然其所謂情者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也與中庸所謂喜怒哀樂者同一情也夫旣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則情之兼理氣者可知也感於物而動而善惡於是乎分則情之有善惡者亦可知也而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者卽所謂理也善也而其發不中節者則乃由於氣稟之偏而有不善者矣若孟子之所謂四端者則就情之兼理氣有善惡上剔出其發於理而無不善者言之也蓋孟子發明性善之理而以四

端爲言則其發於理而無不善者又可知也
朱子又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夫
四端發於理而無不善謂是理之發者固無
可疑矣七情兼理氣有善惡則其所發雖不
專是氣而亦不無氣質之雜故謂是氣之發
此正如氣質之性之說也蓋性雖本善而墮
於氣質則不無偏勝故謂之氣質之性七情
雖兼理氣而理弱氣强管攝他不得而易流
於惡故謂之氣之發也然其發而中節者乃
發於理而無不善則與四端初不異也但四

端只是理之發孟子之意正欲使人擴而充之則學者可不體認而擴充之乎七情兼有理氣之發而理之所發或不能以宰乎氣氣之所流亦反有以蔽乎理則學者於七情之發可不省察以克治之乎此又四端七情之名義各有所以然者學者苟能由是以求之則亦可以思過半矣且或問看得來喜怒愛惡欲卻似近仁義朱子曰固有相似處其曰固有相似處而不正言其相似則意固有在也今之論者多以喜怒哀樂配仁義禮智未

知於朱子之意果何如也蓋七情四端之說
各是發明一義恐不可滾合爲一說此亦不
可不知者也

答友人論學書今奉寄明彥

湛氏之學曾於白沙集略見其病處其格通一
書亦曾竈披見其好爲異論心固厭之今所舉
數條中如以勿忘勿助爲敬愚意妄謂以勿忘
勿助爲持敬之節度則可直指四字爲敬則非
矣至如訓危爲大微爲滅而曰人欲張大則天
理微滅此未論其義理如何其於訓詁文義亦

甚乖舛蓋不足深辯若羅氏困知記則又謂道心性也人心情也至靜之體不可見故曰微至變之用不可測故曰危此其爲說頗近似非湛氏之比然其爲害則爲尤甚夫限道心於未發之前則是道心無與於叙秩命討而性爲有體無用矣判人心於已發之後則是人心不資於本原性命而情爲有惡無善矣如是則向所謂不可見之微不可測之危二者之間隔斷横决欲精以察之則愈精而愈隔斷欲一以守之則愈一而愈横决其視朱子說體用精粗工夫功

効該貫無遺者爲如何哉學者當知性不必養
心此說尤不可曉孟子論仁人心義人路而必
以求放心終之苟知所云知仁知義足矣又何
必要求放心耶其論夜氣處初言仁義而至其
論得養失養操存舍亡處不復言性而以心言
論盡心知性亦必以存其心養其性歸結蓋心
統性情心苟失養性不能獨存故也而況世未
有不養心而能眞知性者乎善惡天理之名亦
不可如此鶻突說了昔何叔京因論龜山人欲
非性之語而問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朱子曰

此問最緊要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朱子本註此句者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本註此句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本註自何而有此人欲之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以上朱子說滉亦以謂善惡天理之名來示所疑只當以程朱此數說辨之可矣蓋程子雖有善惡皆天理之云卽以下二句斡轉說破朱子引此

段尤更分明解釋要使其始惡亦爲理之説滌無痕而後已今則不然只如此鶻圇儱侗合作一塊說便休了豈不自誤而誤人耶學者當

知性以下兩條友人自問同志間議論非湛氏羅氏說也

向者都中有一友人書來辨問此數條妄以己意答之如此今得示喻人心道心等說因搜舊篋得向時謄本一紙其中一段正論整菴此說未知與今所辯論之義有可相發與否謾以呈上其末中理者幷其餘段所說痛

加繩削郤以垂敎幸甚

與奇明彦丁卯

近聞問兩阻勢之使然慕用之餘第劇忡悵滉得病於歲前而暴發於歲初痰喘爲主諸證挾攻者尤多展轉困苦身不離席者數月衰殘血氣摧剝殆盡不知終何如奈何奈何就中傳聞中和郡刻一書曰庸學釋義附以語錄釋謂皆滉說云聞之不勝駭窘其所謂語錄釋者本非滉所知其庸學釋者曩見二書東人諸說紛糾妄欲裒集考校而商量去取庶幾得本旨而時

一義只緣自家所見未能明了或只存衆人之說
未決取舍或有所辯論而未能判斷要之一段
叢雜猥瑣未成文而不足觀也不意爲兒輩傳
出播於鄉里間已甚慚恐豈料更有此事乎所
守安瑺向善而有喜事之病訓導文命凱有文
名而多病痛相與爲此事二人皆滉素所知也
今欲移書切責令毁之但慮自己所爲令自已
毁之豈肯聽從四顧朋友間無可囑此事者適
聞公以接使蓮幕當赴關西竊料爲垂死病舊
辨得此一著惟公爲可望也故急作此書披瀝

祈懇伏望行到右郡撥置鞅掌即索取其板監
視燒火於庭而後乃去至祝至祝不然若只囑
郡守使之燒毀則其終無益必矣更須毋忽病
中倩手僅得占此數字其他萬萬不能舉一惟
冀几百珍勉以副跱望

答奇明彥

四七說合商量處早曉得蒙曉破幸甚幸甚
卷書今人多中其毒示諭欲著說指出其病處
庶幾令人暗中得路亦所企見也近來流聞諸
人說話眞可憂懼且皆務勝不復求歸是處豈

可與之爭辯以取人指目哉不如勒其毋多説俾無卞莊子行計之患斯爲上策耳示諭所見和叔處郚書云云拙者所遭虛名　誤恩之際所處之道不得不如彼故其書粗陳素抱耳今當使來初不被抄方衍　寬恩不謂諸公必復拈出彝防避路使人無措身之地惶窘之極卒何柰何　誤恩旣不敢當例　召又欲乞辭識有未安者而大病未蘇未卽奔赴調藥待差臨時隨衆此實目前苟免之計聊且云云然旋復恩之兩脚一入都中能復抽出爲難凡百酬應

事事有極難處者悔吝訾謗與日俱積誠恐駭機之發未必不由於苟免計中似不若復守吾太玄之爲愈也古雖云行止不可謀於人然以盛意所在度時量勢略指迷塗望望可憂者甚多未易布陳惟冀慇重望實用副遐禱不宣

有人傳云左右近頗有愛酒之病未審然否果有之恐非所以進德衛生之道也如何如何

答奇明彥

便來匆匆中作書來報今蒙寄[illegible]與人一不

覺幽鬱之去體也須者撥煩惠顧得共一夜話
何止讀十年書邪深荷且幸第令書誨言猶有
所未相委者捧讀再三惘然自失以明彥忠懇
久要之間尚未恕諒於為拙者謀他人可望哉
且既蒙以贏甚彰處何為復欲禁使勿去畢竟
成就得冒利忘慚生行死歸賭取人指笑唾罵
耶所引師命事與 山陵事固若有相類者但
滉之為物與孟子之為人不啻如壤蟲之於黃
鵠又安可援彼為說此物百不如人萬病叢身
既以虛名欺 先王又可以竊位欺 嗣君乎

如滉眞韓子所謂偶然題作木居士者時人反
欲多加以所難之責爲居士謀者又安忍勸其
不急逃藏而偃然當之耶惟願曠度遠識垂恕
改評庶爲孤拙少漸俗垢幸甚
滉以大官今來在此似無徑去之義但以舊
時蹤跡言之以愚病之故自爲小官時長乞
退在遠其至大官皆積虛假以致今之因事
而來亦本爲事了當歸計初不爲陳力就列
圖事立功意也不幸遭 變猶得隨百僚之
後奔走 初喪以至于今至痛未訖重病遂

剗因山尚遠薄寒已中人矣二三十年以
病爲去就之臣今豈容無此義耶必綏則不
及於事況又有書中所云木居士逃責之義
耶此滉今日之爻象其不信於世俗無恠亦
不爲高明所信不能無慨然耳
詔使所詢答語有謬誤云其中答心學疇數
語實滉所草聞之縮慄不知謬在何語示破
爲望見錄先儒中如李彥迪趙光祖名下亦
滉所註亦有何謬爲俾下其君有失德至以
比唐介云亦滉所添註此本其實事而其後

佔畢先生過其鄉有詩云彤庭持斧如唐介白屋窮經似鄭玄故云人以比唐介雖非本傳語佔畢之言豈不足取耶可信則取又何拘本傳有無語耶

答奇明彥 丁卯九月二十一日

因山慘慽 廞衛載臨百僚追攀普展哀慟病臣無路來依古寺適得來書責以古義盍死何言益知滉誠小人也誠罪人也第於此猶有所不能無恠者滉今兹之歸舉世嗤罵之或比於山禽或斥爲異端蓋無復齒數於人人之意公

獨無是數言而尚復有云云者何耶豈憐其迷
溺而欲施之誘回之術也耶嘵嘵自言恐益致
罪戾厚意難虛聊抒一二滉之爲人不亦異乎
滉之處身其亦難矣何也大愚也劇病也虛名
也 誤恩也四者叢于身而掣肘矛盾互相妨
奪欲及於古之人則古人無似我大愚也欲同
於今之人則今人無似我劇病也欲逃虛名則
虛名每相逐欲辭 誤恩則 誤恩轉益加以
大愚而欲實虛名則爲妄作以劇病而欲承
誤恩則爲無恥夫挾無恥以行妄作於德不祥

於人非吉於　國有害滉之不樂仕常退身豈
有他哉凡以爲四叢所困二患所迫故耳顧滉
自年四十三歲時已見得此意而圖退至今二
十有五年矣行不孚誠不至尚不爲上下之所
信許其於五進六退之間狼狽蹭蹬至去歲今
年而極叢至是而又年近七十四叢添作五叢
誤恩加至六卿事益難矣去歲之事姑不言
今年以事再　召因去年五　召之餘極難終
執苟進而受前日牢辭之　誤恩二患之中一
已自犯猶有可諉者　召之以一事事過有當

退之理爾不意甫入而猝遇 大喪奔走攀號得從羣臣之後以至於 詔使之時以劇疾而馳劇勞如此何恠乎氣敗神澌而奄奄欲盡矣而春官之 命適會此際 嗣服新政獲被隆恩感激思效豈有窮哉瀕死之疾而當大任人知其決不可爲是以一不仕而五乞辭蒙恩得解矣是其在 先朝而無狀如彼當 新命而負 恩又如此將何顏以自厠於羣臣之列乎古之君子明於進退之分者一事不放過必失官守則必奉身而亟去彼其愛君之情必

有所大不忍者然不以此而廢其去者豈不以
致身之地義有所不行則必退其身然後可以
徇其義當此之時雖有大不忍之情不得不屈
於義所拚也况雖匪人受　先朝異恩與天地
無極雖糜身碎首亦所不辭况為　山陵而留數
月有何憚乎但以人臣之道旣已掃地持空情
以尸厥位冒恥遷延於黯闇之中危淺之命虛
怯之證一朝俄頃或促致溘然易如燎毛則其
所辨命以成就者不過為婦寺之忠而向來數
十年忍窮苦心欲避二患之意終安在哉惟其

所大懼者特在於此是以歸計之決不得而不急而致仕一路榛塞久矣乞骸得請近古閲然百思無策則因遞 命之下後除未及之日乃若身無官得自由之隙乘此抽身以出來混意以爲諸公而盡職 山陵情與義兼盡固臣子之至願也如滉而未竟 山陵屈情以徇義臣子不幸者之所處亦不得不如是也君親一體事之如一 惟其所在則致死焉然父子天屬左右就養無方君臣義合左右就養有方無方者恩常揜義無可去之時有方者義或奪恩有不得

不去之處養生與送死其揆一也苟爲不然不
問其義意不度其可否一槩驅之以情之一字
愚恐事君有方之道不如是之鶻圖無分別也
向使滉不計愚病不恥不職而長服官政者則
於是而誠無可去之道矣臣滉以至微極陋遭
遇 先大王曠度盛德謬加眷遇雖未快許其
致事終始優容其辭退不惟不加之誅罰亦且
示之以奬勵使迂病之蹤得遂十六七年間閒
養之願則 先大王之於小臣固嘗畜之以山
野遠外之臣不責其必死於 輦轂之下明矣

今若不職辜 恩病至阽危而忘慭不去至於辱節虧名而死則臣不知 在天之靈其肯曰予有臣能不墜予眷者乎抑或降謫于臣曰汝之無廉隅若是昔者何用苦死不應予命而來仕則臣何辭以對斯亦理勢之所宜有執此論之滉雖欲徇情忘義自辱其身於去就死生之際有甚不可得而自輕者如之何其不去也雖然道同者不言而相符不同者千言而不諭公之於滉謂之不同道則不可凡滉之所爲或合於道處以公之見識意趣豈待區區之頰舌而

後知哉今也不惟不符於未言曩嘗微開其端當下旣不入耳今玆書來僅有謂我在京事多不便勢難久淹必將有出脫之計此數句似會公意其餘見攻愈急其他如朴和叔李仲久鄭子中李叔獻諸人率皆聞言而愈激旣去而愈疑他人何望哉嚴譴之至惕息恭俟抑嘗靜而思之諸君與諸相本皆責滉以士君子之常道欲納於無適莫之行義意亦甚厚而滉也一生蹤跡常落在退身徇義之一邊凡諸君之所疑諸相之所怒皆無以塞責甚可愧也雖然嘗試

學而爲可則可或至於苟且學而爲道則通必歸於流從五叢二患魔障其間不如嘿然復守吾太玄故凡滉所以求合於古人之道者恒由於退身而輒弃於致身正如魯男子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豈不然哉豈不信哉蓋義之所在隨人隨時變動不居在諸公則進爲義欲使之爲我所爲不可也在我則退爲義欲使之爲諸公所爲亦不可也近聞南時甫謂滉爲爲我之學夫爲我之學滉固不爲也而其跡則一似於爲我聞之令人汗出沾衣然苟執跡

而斷人古之非楊氏而似爲我者何限朱子嘗引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奉佛恩又引杜詩曰四鄰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李延平曰當今之時只於僻寂處草衣木食勉修素業不記全語大意如此楊龜山詩曰莫把疎英輕鬬雪好藏清豔月明中是亦皆爲爲我之學云爾耶身居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不知公意於此二者何是何非何取何舍毋惜有以辱敎之幸甚

朝廷禮制適外微臣非所敢知會奉一職不

免與同僚議及一二今以來詰玆敢略布當
日之謬意
無服之說諸侯與禮固無考據只見儀禮經
傳君爲臣服圖及天子諸侯絕旁期服圖而
推之諸侯雖絕兄弟期而不服若弟是繼體
則必服期者據適孫適曾孫適玄孫皆服期
而知之也旣不以弟爲子而兄弟之名猶在
則嫂叔之名亦不可没古禮嫂叔無服故用
古而謂疑無服耳今謂滉以士庶人一家之
禮上擬而斷定恐非滉本意也然若謂雖嫂

叔之間以繼體義重不可不服則恐當用家禮小功之服不必避家禮而創爲無據汰哉之說也

稱謂只據程先生論濮王稱謂而定恐不至太誤也朱子雖嘗有稱親稱伯皆未安之說然未見有改而當稱某號也則今只當從程子說揆諸義理亦無舛誤不知何爲詆斥至是耶皇字古士大夫通稱之亦如今人用王字稱祖父母也家禮雖改用顯字自主上而用顯字下同士大夫亦恐未安只得依古與

程子用皇字
詔使詢答不知謬處何在後便批示何如其
崔薛崔安之類本曹當初只稱先儒而舉此
等人滉不欲盡斥他舉而專用已意所定故
仍存而於答語中說破二代文儒非心學云
云謂如此可以無妨今而思之悔不盡請而
去之其他如吉再佔畢亦未免有疑滉所舉
中尹祥亦恐未免有可議耳兩使皆賢人惜
其學之差如此則李貳相書正其敵兵豈遽
豎降旛耶貳相書於公意云何必有定論亦

竢示誨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書

與奇明彥戊辰

昨有來言夜對令　啓大槩不勝駭汗失措終夜不寐令公何其不思之甚也滉所以狼狽至此窘束百端思脫不得日夕憂惶者專爲虛名二字假有他人有過情之　啓令公猶當力爲裁損庶幾得免欺天之罪今反大作褒揚使天聽愈眩臣罪益重羣情更惑衆怒增激終使滉何所逃而得免耶平日相許以相知之意又

安在耶且吾兩鬧憧憧往來相從已自取惟於人又從而作此舉措孰肯以令言爲公而信取乎滉近欲出試一二日不堪則還縮今因此事慙不得擧顔向人心病陡加牢關伏枕以俟譴罰之下自令遣人相問乞赦罷休冀得以安鄙情不勝幸甚

答奇明彦 己巳

奉示謹悉皇兄皇叔皇親皇子等皇字雖爲皇帝之皇字若曲禮所云歷代人家所用皇字則只是美大之義故今 宗廟亦得用之如[illegible]

次一条作須

之皇　宗廟亦豈得用耶元朝雖有一時之令真許用顯字今不得用於此稱況禮云天子稱同姓諸侯之尊者皆爲伯父今若去皇而只稱伯父無乃與泛稱同而無疎之耶前賢猶有別立殊稱之言而今反爭此一字於人家例用之外如何如何　此非以書於神主也只於主上次有屬稱之定獨不得隨人家所用而加此一字耶如必以爲不可或以大字代之亦何

謹姑稟

別紙

文昭殿　世祖當祧而　仁宗　明宗同昭穆
祔入固已定矣雖同昭穆不可同入一室故後
寢當增立一室亦無可疑惟前殿合祭　太祖
南向昭穆分東西僅容五位更無餘地可設一
位故頃日議請奉審將欲改作廣殿令可容六
位之設然反復思之拆改廟殿事極非輕承許
大許長梁未得之不易工役甚鉅　祔廟前恐
未及成也滉謂殿制南北短而陰東西長而闊
當日　世宗大王所以北南設位之意雖未可
知伏見前古祫享位次皆太祖東向昭北穆南

得一本作須

自西向東朱子周祫宋祫圖說明白可據與其改作殿屋之未安無寧仍舊貫而從古禮改座向之爲得禮乎近見李相白此意已蒙肯諒當共商議以處不知盛意以爲如何

德興君追奉事不先議定典禮而徑作家廟旣爲未安又滉徒執降私親不得祭之說欲勿官供祢勿差祭官只令家具而主祀者祭之已略尊姪其說然心有未甚信得及者而遽循前日之議相位僉意又不欲議者廣說義理見滉二三段說皆以爲不得如此遂緘默而退心甚慊

焉三公議所謂考諸　國典者意指大典内
王后考妣忌祭等官給祭需欲倣其例而給之
愚意亦以爲疑數日來因撿出宋史濮秀二王
園廟儀制記其節日頗詳悉見其官供物差獻
官等事始知前見不能無偏郤賴前日三公不
取妄議之爲深幸也蓋古雖有降私不祭之文
然人情極處終是過不得若一切使不得少伸
恐或有激成失發之弊不如依三公意官給爲
當但今設家廟與二王廟在園寢者事體大不
同家廟則子孫以昭穆入廟差官行祭多有所

礙如何如何若主祀初獻弟姪族人中擇可者
爲亞終獻元常差定俾自行之其人或有故稱
故改差如此則雖於家廟亦可無礙行之亦何
如宋史事出卷送上并照詳商度示破企仰客
至未悉謹拜稟

與奇明彥

趙靜菴陳　啓抄送去閒中試詳披閱滉自見
此文字來如醉如醒半月十日猶不能瘳也竊
料斯人也非不知爲難知難而誤有所恃亦非
獨誤恃之故良由求退無路而致之可知是長

使英雄淚滿巾者不獨死諸葛一人也且觀當時事勢雖不有靖國奪功事亦不免一敗然所以激衆奸而促發駭機正由此一事是乃諸賢臨危不戒直前太銳之故此又不可不知者也鄭子中遊山錄一冊亦呈其詩近日稍進可喜但許多篇章無一語及此邊意思斷爲欠處耳

再答奇明彦

再承垂誨感服至意拘於有官無官雖不足云竊恐有官之後無許退之　命則其去也乃擅棄官守而去何似棄無官而出國門一邊　上

章陳乞　賜骸之命則得請固好或不得請亦
有可去之路以是爲三十六策中之第一不知
令公終以爲不可乎適去非所欲且出門待
命而去又豈適去之謂也顧恐還被遂留則此
二字亦不得不用耳

答奇明彥

甲子十二月書
[illegible]

東湖船款發於夢寐追宿奉恩意尤不淺各困
杯勺相視無言遂成千里之別手翰來投副以
詩篋宛若復接顏範慰幸之至難以形說滉自
過驪江顚風苦雨舟行良艱出陸於忠州踏雪

踰嶺猶得免生他病逮入故山則春事方殷如相待然亦自可意而瞻前顧後受 恩無報慙懼益深矣且向來諸公席上云云殆以爲戲言不謂其至發於劾章聞之不勝寒心若果如所謂則不肖之身終死於尸竊之中 聖世寧有是而可乎自今奉晤邈無指期惟冀益勵大業務爲崇深以副時望惠詩珍荷有少報章錄在別紙

與奇明彥

別思悃悃久而未瘳頃蒙惠問何慰如之不審

信後體履何似着盤未厭轉入薇垣時事世道
之責有甚於前不知何以處之如滉在朝無狀
在野何預而曾所未了不能恝然於有聞可謂
妄矣而不敢有隱於左右錄在小幅幸勿煩播
餘懷千萬都付默會惟珍毖崇深以副時望

德興議事本欲寫呈草本欲相稟質更思之
事事干預實非退者之宜惟以會預未了之
事呈稟亦甚悚仄

殿議終如何歸結不折毀殿屋爲幸多矣而
傳聞一室分兩之議亦似歸於不用云然則

以何爲善而用之耶續聞後出之論以爲當
仍奉 仁宗於 延恩而不入 文昭不知
信否若信有此說於令意以爲何如以滉愚
見許多議中此說尤深害義理自聞此來日
夕憂鬱不知身之在遠外也竊觀前古議臣
所以處此事者一則曰嘗爲君臣便同父子
當各爲一世一則曰兄弟不相爲後當同昭
穆共一位兩說角爭後說常勝者以上遷高
祖或遷至於曾與祖以是爲難故也是以今
之 宗廟亦旣用後說矣其在 原廟其難

亦然故當初妄獻愚計時亦欲增一室而改位向者爲此也然至今思之諫院欲堅守毋過五室之制亦甚有理何者於不當設而爲設者雖莫敢請廢固不當請增以啓無窮之失也幸而 聖智首出深燭此理旣命罷折殿而又停增室可謂甚善而至當也顧其上遷之難則猶在故大臣之意欲以一室分爲兩位昔晉明帝將祔溫嶠欲就見廟中直增坎室以安過七之一位正與此議同斯亦似出於不得已也若廟堂之於他議皆不能善

推而用之則無寧且用此說之爲彼善於此
乎至於欲不祔 仁宗之說古亦有如此之
類皆無謂者也蓋兄弟繼立嘗臣事而受傳
統如天經地義萬古不可易故春秋之旨程
朱之論皆處以各爲一世今雖以上遷之難
不能用其說也若因此而遂欲忘傳統之重
忽事君之義擯替 先君仍置別處而徑以
明宗升祔上繼 中宗則其違經旨背正論
得罪於大倫爲如何哉自盤庚不序陽甲之
說一出而後來議臣援比爲邪說者不勝其

多姑舉其一如唐之陳貞節蘇獻欲別廟中
宗而以睿宗上繼高宗其時忠義之士河南
孫平子上封事抗爭甚力而獻從孫頲爲宰
相乃阿私右獻謫平子而用獻說彼固不足
責也 堂堂 聖朝彛憲夫明而萬一不幸或
出於踵彼之失吾人適在諫院亦或放過而
不救正其如四方後世之責何以哉夫不遷
四親與毋過五室極知並行之爲難矣故一
室分兩不得已而姑欲爲目前之計云云然
以賀循廟室家常居末有二帝共處之義之

說觀之亦殊未安滉頃在都中嘗爲吾人言
欲上遷 高祖一位奉安 延恩云云不知
此事何如愚意如是而與 德宗同處以過
五室而當遷非降替也以在四親而留奉非
祧出也上可以應上遷之禮而其實非遷下
可以免越祔之嫌而偕祔無嫌大抵 原廟
事體與 宗廟大異在 宗廟則此論不可
行如 原廟則不循古而意設所當變而從
變寧有不可者乎伏惟深思遠猷勿循勿踈
毋爲得罪於平子幸甚

與奇明彥

四月十七二十八書具示　殿議始末不以遠外無所預而辱與之諄諄如此感荷者深矣但當時盛意以謂已無他議不意其後又有一番騷擾殊駭聽聞幸而旋復稍定豈非諸人力爭之故而　聖上睿斷之美也耶抑其中有所未諭者　兩大王同一唐家果爲未安者以三位之設與三唐家之制對言之下設之三分即上制之三截何故上作三唐家則下　三位設卓爲難上作長唐家則下　三位設卓不難乎

幸略示破何如卓面器皿饌品損過事不知終
遂施行否此間本有火澤之家而頃爭 祔議
諸爲忠憤所激者往往言或有過當處竊恐嫌
怨益增籍口尤甚而駭機之發不能保其必無
也愚意當此時孚號有厲夕惕无咎乃爲第一
義不知諸公能念及此耶諸示詩合十五絕及
靜存詩八絕俱甚見寵借感愧之深言所難形
以其皆出於辱和鄙句不敢更瀆投和似若爭
多然也獨和頻夢一絕幷謝扇一絕錄在別紙
幸發一笑

無極之說物格之說並俟後日奉報

與奇明彥

前月中連承四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兩書及見示和錄諸詩細讀深玩佩幸無已惟是每因便遂修報不時愧歎多矣今謹略抒鄙意報在別紙庶冀復承惠誨也就中滉輒有卑悃仰冒哀控滉先府君以先兄故追贈嘉善當時雖已立石墓前石有瑕泐圖欲改立而中遭家禍惶惑遷延久而不果續因滉故累蒙加贈其在滉身叨濫不敢當之意固已極矣然既辭不得而受

此贈典則墓道之表不可不從今贈而改刻也
故已買他石秋來攻造是計而前所刻只依文
公家禮略記鄉系之類而無有銘文竊伏深惟
先人齎志不試名不登於史牒若只如此湮没
是尤人子之心所隱慟於無窮也故茲因改石
也願得當世大君子一言之惠庶有發於潛閟
之蹟以示來裔謹將所次行狀一道同封拜稽
上呈顧緣滉險釁不弔生未周晬而孤及諸孤
省事以來則又寢遠於先人之世舊人凋謝無
從叩問是以凡有言行事實率多遺闕而未述

臣義之痛於是爲至若其祖先事蹟及子孫[illegible]某生某某等項則又太似詳悉徒以凡狀之體不厭煩多以待作者之裁酌去取焉耳非欲其以是盡入於文字也且西掖近密之地極知干冒之爲難情事懇迫不能停俟後日又計文字入石當在九十月間其間豈無退直休閒之日若欲臨其時而始求之則有不及事之慮敢此煩瀆伏乞曲賜軫察俯遂罔極之望不勝懇祈切祝之至

答奇明彦

李伯春使德到界傳致辱答書緘兼別紙數幅
和詩一絕不啻諄復曾緣微懇所迫敢將先壠
文字奉有煩請方深兢仄未經多時伏蒙緒次
已定之論出於始望之先其爲喜感銘篆在心
無以仰喻日有翹竚而已滉山居溪𨓏幸免他
患節苦於恒雨保攝羸骸倍艱他時用是自覺
昏憊益甚往往流聞風色如彼無任靜對簞瓢
獨喟然之嘆中歲以來遊於羿之彀中近際
景運以爲今後不復有此憂矣何乃忽此紛紛
之說山林可樂右如此不已山林容可晏然

而已乎前所以奉告云云者近於舍其田而芸
人田也只緣人多以前所奉白者歸咎於左右
者不敢有聞而不以告也更望深留盛意則幸
甚餘具別紙不宣

別紙

恐悚十圖闕已畢刊若印頒有 命則庶或循
例 進御否乎若令公在銀臺日而 進入則
其所追改處細瑣不緊者不必煩達如心性情
中下圖改勘之類不可不具陳所以然之故伏
望精慮周旋俾無疎欠何如其圖皆是前哲用

意深處愚臣芹曝獻誠亦盡在其中矣似聞訾毀之言已多流布亦已有搖惑於黈纊之下者竊恐緝熙之地未及研精浹悅神會心融而先有厭薄之意則終無以見補袞之益也然此則無如之何矣惟於所可爲者不可不盡底蘊故敢白此圖初謂字不欲微細其長廣皆要寬占以致圖本樣子太大其於作帖玩閱殊有不便適者未及改謀而刊刻已了今何得冒譏訕而欲改作乎爲可恨耳

理氣合而爲心自然有虛靈知覺之妙靜而具

一本亦下有以字

衆理性也而盛貯該載此性者心也動而應萬
事情也而敷施發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統
性情

心統性情前者伏聞頻賜下問至滉　賜退
日亦蒙下問而所對未恰若對說如此則庶
幾近之如何如何向聞令公亦所對未恰爲
恨故聊以奉聞耳

文昭殿兩唐家三唐家皆有礙不得已通作長
唐家曲折今始曉然矣不變位向不作他方便
只就見成之制見行之禮而處之舍此他無有

善策出於此外者宜乎至於此而衆論止矣但觀其制後來遞遷時又不免復有更張之勢恐或別有邪議生於其間而不能爲萬世通行之定制耳

聖明眞不世出之主實 宗社無疆之福太平萬世之慶至如近日事彼無緣入于左腹是曷使之然哉伏聞有 緝熙日進之益畎畝眷眷不勝禱祝

答奇明彦

七月二十一日辱惠書兒輩以銘文之故不敢

輕付便人至九月初始得拜承知辭出銀臺在
閒頃覲除目又審復長成均官次屢易爲況何
如體中安否復何如慕用瞻仰非虛語也示諭
諸般一一奉悉已將各件別紙回報其有不中
理者尚蘄復賜明諭所云浩汹之端近更如何
彼自作區分當止不止必欲生事而後已者誠
不可曉然當日數公所以攻彼亦似太露因而
激成時勢如此恐不可徒咎彼而不自反也
聖明在上固朝野所共仰賴自紛紛以來迄今
兩安者正賴於此然而獨不見前車之覆乎其

不以恃太過處太疎攻太急之所致乎請於此
更加深思焉先墓碣文率爾扳乞方懷悚仄乃
蒙不鄙極意研詞用闡我先人幽潛之志拜受
以還反覆莊誦不勝感泐篆刻之至人家子孫
求此等文字於人誠懇非不至或終身而不得
累世而無成者多矣今滉乃獲遂微願於往復
數月之間何其爲幸之多至此也顧其中有滉
所未敢當者數段幷他懇一二別紙披白伏覬
商照得賜俯循區區千萬之望餘祝爲道爲時
珍毖加衛不宣

流聞區別之人於今公最甚憎疾至或揚言
曰彼何不自請方面以去乃冒衆怒而在朝
乎不知亦曾聞之否其爲此言者未知其爲
何等人果是炎炎者耶或是悠悠者耶此則
姑不問　聖主於今公未有疎斥之意而先
欲引去似未安也而愚則別有所憂昔孝宗
於朱子知賞非偶然然每進必求退者以其
輒有間之者故也方南軒遇知於孝宗極相
歡倚朱子猶以虞相未有信用之實勸南軒
以一事決去就今人既以此學之名指目令

公而欲去之如彼令公反不以朱張所處處
其身無乃終有大悔吝而不可收拾也如何
如何胡康侯謂去就非人所能謀有所疑故
聊獻愚耳

別紙

徑遷之說雖非目前之事實是久遠切害事不
知何故如此悖理傷道之端發於正人君子之
慮乎春秋只譏躋僖公而不譏不徑遷閔公其
說之無稽而不正得罪聖典無疑矣尊奉典禮
今何定耶追崇故事尋問之意果在於何耶恐

其出於偶然不至欲踵作無理之事而然也況
經席所陳庶蒙 沃納矣其間雖或不幸有
邪議 聖明當能深燭遠見不陷於其中也審
矣況前日議家廟時以爲當先定尊奉之禮使
事體得定然後始可爲家廟略爲之草定其辭
未訖而廟議已經定矣不久況又乞身而歸見
作田舍民則難以復與此等事故竟未究成其
文況纔出國門而操戈者群起雖幸去之餘論
未已皆若意在於賤蹤何可更以此等文字入
都下以惹起人指目乎玆不敢如命望賜原照

別紙

明宗大王

昭

仁宗大王

王后

昭成宗大王

太祖

王后

王后

王后

顯宗大王

王后

王后

肅宗大王

文昭前殿二唐家三唐家皆不可必作長唐家乃可則既聞命矣但又有所未喻者 世祖既遷之後遙想昭穆神位似當如右圖然則一唐家三 神位皆在穆位會所已定之事也今所議昭位則無一唐家三神座之位何故前示有三卓難排等說耶已過之事不當更有言議但於往復商訂之末事理有未透曉者不欲遽自休罷故敢再稟

碣文稟目

一凡稱呼公與先生字不知其初孰爲輕重然

以今時所稱觀之先生字似尤重也銘中說
及滉處用此二字與稱先公處間出爲文在
滉極爲惶窘滉嘗見卞春亭作河崙父碑銘
其始末及父事爲稱崙處雖曰左政丞晉山
浩亭先生其下既入父事後則凡九稱崙皆
未嘗稱先生皆稱爲政丞公而已伏乞略倣
此例只稱滉官職而終始去此二字不用以
安微悃幸甚

一銘中稱道滉處太近張皇既難示人又難以
取信來世伏乞有以量裁務得著實繫念御

一碣石例不如碑石之大以嘗所見言之雖得
其中樣者若過千一二百字則已難容刻今
惠銘文千七百二十餘字一碣勢難容刻欲
細書塡刻則醴泉石品頗麤厲細刻尤難玆
實他無善處之道伏覩序文中取滉書中全
語處多以致字多如此今如蒙留意欲望去
全語而取其意約節點化爲文則可省得四
五百字庶幾得免於排字之礙無任祈幸之
至蓋此文字詞意圓贍議論逸發而理致渾
成若非容刻之難本豈有此增減之請故元

寄來手寫一本謹奉留爲貽厥之寶今將謄寫別本謹封呈納伏望俯諒所懇曲折依副裁處以終大惠不勝幸甚

一行狀外數件事得蒙念改添入發揮深荷盛義之厚

一四十餘年只當云三十六年或如所示舉成數亦無不可

答奇明彥庚午

曾見邸報知已撤臯比續得孫兒及金而精書皆言動履神相新祉益茂欣賀無涯又皆謂先

碣文許於望間可訖擬當受出送來云非久可
拜承寵賜感篆之至翹渴以俟書中又云晦間
南歸已定苟如是儘莊周所謂於魚得計者善
哉勉哉然拙者所以發此語非爲公作悻悻之
謀自古安有風色如此中已乃爲時相最所憎
疾至顯攻於君前而可遲疑不去之理乎曩日
書云爲朋友所牽掣此說實疎蓋朋來之復豈
可望於爻象若此之時乎僻居雖未聞時事大
槩近日更甚似因濮議而然此等事自古每至
於如此亦何足深作悵恨惟有去耳滉去年歸

後僅一辭不得極以煩瀆爲恐側身緘口拖至今年適當引年之限乃敢上箋陳乞理宜無不得者萬一不得續續拜章以得遂爲期名正言順煩瀆之嫌有不當計也此願得遂意謂山當益深水當益遠書當益有味貧當益可樂也但與高明相去益遠魚鴈亦難屢通昔賢所謂有疑誰講過誰箴者於今見之殊可歎也然第彼此各能日從事於此事亦無異同席聯床而處矣至於禍福之說蒼蒼在上豈容預作遑遑與匆匆哉願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謹拜書代

別

別紙

黨分已形邪正混淆向使 天心少有變動山移河決之勢誰能禦之又聞復職削勳等事終年不停以必得爲期亦恐聖賢處此必不至此深可憂懼柰何柰何

答奇明彦

滉近拜一書附鄕儒赴試者託崔德秀傳致几前其書在途而柳太浩參判來獲奉手札且承寄來改減過銘文一本得諒所祈鍊省四百餘

下轉字似傳之誤

字可免不容刻之患感篆衷曲不以言喩前日扳請亦不過如此若太損沒沒豈是情願稱呼謹悉諭意然猶恐或有用不得處俟更商量稱道處所減四字甚幸其他亦有過當之說而未蒙裁去幽明之間惶一以實深柰何柰何傳聞歸意已决猶未的然今亦云云始審歸袖翩然不遠伊邇甚善甚善固當固當湖嶺阻脩悵難通信然送都下轉轉猶可望也窮通有命彼於我如彼是亦命耳但撞著此等事亦不可不自反而痛加循省今人皆云左右傲物陵人短於謙

言疎於撿身果有之所當痛改無之亦宜更勵
又聞近日不復剛制于酒非久恐生大病不知
左右何故得此於梁楚之間哉今去切祝斷置
百雜杜門掃地溫理舊業大覃思而極操約如
忠信篤敬參前倚衡等凡聖賢至訓皆不以空
言視之必期於吾身親見而實驗之庶不負重
責所歸也世人爭言滉不知人而失薦對滉尚
未有失薦之悔者以其所望於左右有非人人
所與知也若使終身爲英氣所使蕩習所累困
於麴糵溺於嬉放卒與聖賢門墻相去百千萬

里之遠則是世人之攻左右者誠爲知人混雖欲不悔於失薦何可得也孔子告仲弓以敬恕之效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朱子喜汪端明得暇勸其益勉於講學正心願左右深思而力反之不勝幸甚餘惟衞嗇珍重不宣

答奇明彥

正月廿六柳參判太浩來傳令書幷改定先碣銘當時有南行之日撥煩修寫以副所望感篆無以仰喻已而金而精人來其書云已發南行且具道送行日共宿箕城亭兼寄所和流字韻

等而絕句吟讀悵想黯然之懷倍於去年東湖之別也已拜一書附寄于而精令其轉致于湖南矣昨李清之令公子咸亨寄信來得金而精所寄令書乃行到稷山日所遣也不知其後歸去故里興致如何揆之以古人心事爲樂復如何熟看來書云云似不免介介于中者至發於酒而見於色何耶古人豈盡無上辭下違之歎然其有並行不悖之樂實浩然而泰然若如今所爲則歸後亦似難安於蓬蓽之處未甘於簞瓢之味鬱鬱乎悲愁蕩蕩乎放曠業不進而過

已積豈不爲向來排擯者所大嗤訾耶則吾所謂志道樹脚者果安在耶顧吾明彥三復深思之滉二月上箋乞致仕反有 召旨之下惶恐難奔赴旋已具狀辭 召命矣近復上休致箋方兢惕俟 命而已傳聞時事似難保無事當此時而爲此舉措極知非宜然平生罪過不棄此機而圖免終無可免之期故不計萬事而期於得請耳就中碣石臨卑銘文適至欣幸無比不意其石磨礱垂訖而隱泐方露出欲更磨去則其泐愈甚不得已不爲之停書刻擬待秋冬別

求他石而用之當大事而不爲天所佑如此慨恨不可勝云銘文稱道滉過當處雖蒙略改尚難以示人然每請改亦難憫極眼昏雖甚初欲自寫以其難示人之文自寫刻以示人必益招人笑罵欲倩他筆而無可倩尤以爲憫別紙所白則非請改闕重文字之比伏望照量垦回可否遣入漢城付崔德秀或金而精則可無浮沈也李咸亨妻家在順天因其奴還附此書令咸亨傳上然答書所以欲遣入都來者若附咸亨則此人性執有爲人太過處恐或專人遠送來

故也所懷萬端泓潁不能盡人意惟祈秉此閒
暇益潛心大業懋崇明德以副時望以爲千古
家計自古安有理欲並用敬肆雙行之道今豈
有内程朱外嵇阮之君子乎

別紙

碣銘改本無復餘蘊其間尚復以滉私義有所
未安處敢自指出拜稟

一叙中凡稱滉處其錄滉書中語則代以我字
公自爲說則稱先生此爲未安之意前書已
請改之答書不以爲可而仍用之滉反復思

之終是未當蓋君前臣名父前子名禮也今
雖不欲直稱滉名當依卞春亭作河浩亭考
碑銘例其初不免並舉其官爵亭號而稱先
生其後則更不舉先生字惟稱政丞公而已
竊謂此實可法故今欲於初稱滉處並用官
號曰判中樞府事某先生其後每過錄滉自
言處直依本文下滉字公稱滉處皆曰判樞
公則稱滉凡三稱判樞公凡六須如此方爲
穩當計於入石之際不得不依此寫入先此
再煩稟白惶恐惶恐

一先府君事實內爲文又不屑舉子程式以故每舉輒屈此乃滉書本語有未瑩而致失其實事先府君實每舉於鄉或冠多士而輒屈於禮部今欲添改之曰累舉或魁而久屈何如

一後之人慕判樞公之道道字不可輕下於此豈不被人之譏誚今欲改爲義字或如風字之類如何

答奇明彦

夏間連得兩書其一四月十七日其一五月初

九日節次所遣也承悉處閒得意動靜佳裕慰
想之懷千里難禁第事多緯繣久缺修復卽日
火流警節體韻復何如成均之除固知未可出
矣但比又聞有朝天之　命此則似與他泛常
差除不同其欲不出似若有辭難之嫌未審當
何以處之旣被當路所逐遽以他事復入極爲
非便使銓曹少知爲人存去就進退之路必不
有此等注擬矣今旣如此所處之宜殊無端的
去處馳系倍常往者鄙書所以爲左右謀者多
出於愚者過慮之餘來敎不以爲罪乃歷擧而

辱報無非是勵志撰道之言苟能自此而加之
意久久不渝則古人所謂及此閒暇時講所未
至爲深喜者眞今日事也敢賀敢賀湜既退適
會七十之年請老一事可謂天幸若非諸公屈
曲拈掇微臣之獲遂至願久矣每一箋狀之入
輒以銀臺所啓適遇惹降　召之端無有了期至
前月中得一旨有調來之　命於是未免假此
以爲苟偷時月之計遂姑停上箋陳乞事曾謂
既入淸閒境界中猶有此左牽右掣之撓也知
新築書堂得地高曠以爲藏修之樂又以之得

號甚適且好恨不得命駕一造爲數日之款得與聞其中所樂之如何也惟望所存所益有契於玩索或發於賦詠者毋惜因風寄示以洗老人昏滯也先人碣銘得蒙垂示曲折或改或仍謹悉依諭先人幽翳之志小子悲慕之悃至是無復有餘憾當俟農畢求取他石於醴泉而鑴樹是計眷惠深厚罔攸報塞篆鏤心髓與天無極貴眷久留都下寓東可知加以疫患不知今何如也聞之心每未安滉孫兒安道男息在京因疫夭折憐悼不可言洛中交象變易不定又

發大論事有不可知者殊憫人也柰何柰何所
欲言甚多遠書且苦眼疾不能究陳惟為道加
愛萬萬

答奇明彦論改心統性情圖

示論心統性情圖依河圖洛書之位圖與觀音
皆以向南為順此固混淪圖之位向也但如此
則禮以發見之粲然而居圖上不用之地智以
斂藏之密如而處圖下向用之次斯為兩失其
當矣若欲避此而上下兩易則禮本次南前而
今居北後智本次北後而今反南前亦為兩失

其所也蓋嘗思之河洛方位之所以如彼凡陰陽之消長自下以生漸長於東左而最盛於南上自上而息漸消於西右而極衰於北下故圖書方位惟以象此而已其於北後之下更無所係之事與際接之當否則與此圖有不同矣如太極圖則又但有左陽右陰之分而無南前北後之位故五行以下雖係圈下而亦無際接難處之義今是圖也舊倣河洛者他無有不可獨禮智二者之難處如上所云是以不得已而改作今圖易置方位而有圖北人南之說竊以爲

惟如此然後禮智二者皆得其所而情條其下際接所當洽得其次恐不至如來諭之所慮也來諭謂名言之實體驗之功皆有所大乖愚意圖在南則人向南而觀圖在北則人向北而觀人之向背隨圖所在而有異耳豈有名言之大乖乎圖本以明心統性情之名理如此而已初不及於人做工夫處安有所謂體驗之功可指擬而論當否乎至於主賓人已之辯則滉於改圖小說中有此語今思之誠若有太分彼此處如圖爲主觀者爲賓及將圖作別人心等語固

當修削若來諭以此爲語病而令去之則可矣至引朱子心而自操之說以圖爲不知反求吾身而有睟接之病恐賢者於此未免有不能盡乎人言而一向揮斥之疵也何者圖之作本不及於做工夫處今遽以此見攻豈所謂盡人言意之道哉而況苟如來說雖使向南而坐作已心看圖展於彼而已坐於此以已心而觀圖心其病何以異於朱子譏佛者觀心以口齕口以目視目之云乎其實有不然者請言其故而明者裁之也夫人之生也同得天地之氣以爲體

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理氣之合則爲心故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己之心卽千萬人之心初無内外彼此之有異故自昔聖賢之論心學不必皆引而附之於己作己心說率多通指人心而論其名理之如何體用之如何操舍之如何所見旣徹爲說旣明以是自爲則吾心之理已如此以是敎人則人心之理亦如此如羣飮於河各充其量而無不得矣豈規規然有分於人己之間必據己爲說而惟恐一涉於他人之心乎若必以作人心說爲不可則是孔子言惟

心之謂歟此心字上必加吾字然後爲可乎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與仁人心義人路此等人字皆當改作吾字而後可乎朱子仁說圖人之所得以爲心此人字亦當改作吾字而可乎歷選古來言心處如此類甚多必皆改作已心說然後乃合於心而自操之義而無畔援之患乎其無此理也亦明矣如是則欲於改說中去其病語而用今圖無乃不至於大乖乎又有一說焉若得高明就舊圖中能處置得禮智二字穩當則仍用舊圖亦滉所深願也惟高明虛

心諒採熟細商量而幸敎之滉頓首拜懇

答奇明彥

秋間拜一書送都中令其轉寄未知能不浮沈耶湖嶺阻迴魚鴈杳邈不審閒頤味況何似不任馳想之懷自上數疏以來駭人聽聞不但偶然而已此等事於古或有之令公以爲今之時猶古之時耶何其露稜角之至是耶由是積忿之中更激愈甚其勢似不靖休雖不足深以爲虞然愚意不欲由己激發事端也故云耳滉近復上箋狀未知 恩許何如老憊非常此事未

結末日夕鬱鬱中間而精錄示所敎示理到無
極等語方覺昨非所得數語錄在別紙令照幸
甚鄉舊爲務安其子弟將之其縣過辭問知距
高居不甚遠可以傳書立談間草草奉報
朝爭如許惟公與滉獨無言以此取怪於人不
少不知令意以爲如何

別紙

物格與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之說謹聞命矣前
此滉所以堅執誤說者只知守朱子理無情意
無計度無造作之說以爲我可以窮到物理之

極處理豈能自至於極處故硬把物格之格無不到之到皆作已格已到看往在都中雖蒙提諭理到之說亦嘗反復紬思猶未解惑近金而精傳示左右所考出朱先生語及理到處三四條然後乃始恐怕已見之差誤於是盡底裏濯去舊見虛心細意先尋箇理所以能自到者如何蓋先生說見於補亡章或問中者闡發此義如日星之明顧滉雖常有味其言而不能會通於此耳其說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

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其小註或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心之體具乎是理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之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其曰理在萬物而其用實不外一人之心則疑若理不能自用必有待於人心似不可以自到爲言然而又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則其用雖不外乎人心而其所以爲用之妙實是理之發見者

隨人心所至而無所不到無所不盡但恐吾之格物有未至不患理不能自到也然則方其言格物也則固是言我窮至物理之極處及其言物格也則豈不可謂物理之極處隨吾所窮而無不到乎是知無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體也其隨寓發見而無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向也但有見於本體之無爲而不知妙用之能顯行殆若認理爲死物其去道不亦遠甚矣乎今賴高明提諭之勤得去妄見而得新意長新格深以爲幸

無極而太極此一段釋語近亦方知愚見之誤
蓋前來不肯備考諸儒說只循已見以極字直
作理字看妄謂當其說無極時但謂無是形耳
豈無是理之謂乎故一向以諸君之釋爲非會
得寫寄吳草廬說亦不甚虛心細看其後累蒙
左右及他朋友警發之敎乃始歷撿諸先儒說
其中如黃勉齋說最爲詳盡而其曰後之讀者
不知極字但爲取譬而遂以理言故不惟理不
可無而於周子無極之語有所難通其言似若
先知滉有今日之惑而提耳敎之也都中有李

上舍養中曾見之否頃以一書見寄發明此義
亦甚精密後生中有如此等人甚可喜也而滉
從前讀書疎謬之病益自警懼思有以少改之
不知未死之前可遂此意否也

答奇明彥

使至百舍重繭惠書珍悉兼別紙誨諭具審比
來頤閒味道神相福履甚慰馳遡之懷滉憂患
相仍瘁夭之痛往矣難追寓妻患乳核數年自
今秋其證轉移腫痛近數日間勢甚危苦不知
終何如煎迫罔措身又今年特甚衰憊遠近

生輩不諒人意多更來從百端謝去繼者又至
其間有不得强絶者未免隨分應接坐是益致
憊倦或因看書寄字之餘昏眩發作殆不辯四
到其於日用工夫妨礙可知近又胷痰暴起遍
體妨痛加挾以他證正此呻伏書誨之至未能
極意修報愧不可勝但其心統性情圖不宜改
作一事向因金而精錄示盛諭已有少論辯曾
寫一紙寄而精想不至浮沈未久當達左右也
鄙意已具於彼今不須更陳大抵禮智二字位
置有不便故欲改之耳若處置得此二字穩當

則仍舊圖固所願也如無他道理可處得穩當
則改陳恐亦在所留意須悉自度其弊病不至
如盛意所慮也而精方作小樣圖欲俟論定然
後畢寫只答寄而精可速來此矣滉前月又上
一箋狀又不得遂願不知終何有了期耶恒自
懍慨而已無極而太極說鄙見皆誤亦已改說
寄于而精恐或失傳故今呈一紙照諒惟冀以
時益自珍衛進學不倦以副時望

時谷廿